



豺狼情仇

CHAILANG QINGCHOU

* 沈石溪 著

云南教育出版社





沈石溪 原名沈一鸣，1952年生于上海。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插队落户。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已出版500多万字的作品。所著动物小说《第七条猎狗》、《一只猎雕的遭遇》、《红奶羊》等，连续三届获“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”；《退役军犬黄狐》获“1987年上海园丁奖”；《圣火》获“1990年世界儿童文学和平友谊奖”；《狼王梦》获“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”和“台湾第四届杨唤儿童文学奖”；《象母怨》获“首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”；《疯羊血顶儿》被评为《巨人》杂志“1995年度最受欢迎的作品”；《混血豺王》获“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提名奖”。其作品还三次被台湾儿童文学学会、《国语日报》、《民生报》、《儿童日报》和《幼狮少年》评为“‘好书大家读’年度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”。现为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、专业作家。

内容提要

母豺火烧云的一子一女被大灰狼咬死，它悲愤地离家出走，却在路上碰见了被捕兽铁夹夹住的夫妻狼及其身边的两只小狼崽。它当着大灰狼的面咬死了雄狼崽，气死了大灰狼，报了仇，却因种种原因留下了雌狼崽当作以后的食物，并为其取名甜点心。在与小狼崽甜点心相处的日子里，火烧云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它不仅尽心哺育甜点心，还几次出生入死地救护甜点心，并因此而受伤致残，还因保护甜点心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。甜点心长大成狼后，也将母豺火烧云视作亲娘，悉心照顾身带残疾的“母亲”，为了“母亲”它不惜与丈夫分手，带着自己的三只小狼崽与母豺火烧云相依为命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，甜点心外出捕食，被猎狗和人群追赶，在万分危急之际，火烧云赶到。为了帮助甜点心脱身，为了以后不再拖累甜点心，为了让甜点心与其丈夫重归于好，以图生存，母豺火烧云不顾残疾之身，奋勇扑到猎狗背上，与猎狗同归于尽……

ISBN 7-5415-2078-0



9 787541 520785 >

ISBN7-5415-2078-0/I·87

定价：10.00元

豺狼情仇

CHAILANG QINGCHOU

沈石溪 著

云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豺狼情仇/沈石溪著.-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
2002.5

I.豺… II.沈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5222 号

责任编辑:刘致凡

整体设计:陈柳

书 名:豺狼情仇

著 者:沈石溪

出版发行:云南教育出版社

印 装:云南国防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94 1/32

印 张:6.625

字 数:155 000

版 次:200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~3000

书 号:ISBN7-5415-2078-0/I·87

定 价:10.00 元



目 录



一	血海深仇	(1)
二	恶有恶报	(11)
三	小狼崽甜点心	(21)
四	智斗雪狐	(24)
五	夜袭豆腐管	(36)
六	“伟岸型”考核	(55)
七	“忠诚型”考核	(74)
八	婚姻告吹	(88)
九	遭遇眼镜蛇	(101)
十	枯井救援	(114)
十一	危机来临	(135)
十二	负伤致残	(141)
十三	母女情深	(152)
十四	芦苇滩脱险	(160)
十五	勋章大公狼	(177)
十六	恶战乌雕	(183)
十七	悲壮献身	(201)



一 血海深仇



滇北高原日曲卡雪山脚下，灌木野草丛中，有一个口小腹大的椭圆形石洞，形状很像弥勒佛的肚子，相传明朝年间有个苦行僧曾在石洞内面壁十年颂经修行，因此也叫大肚佛窟。

一只母豺，将小小的大肚佛窟占为巢穴，产下一雌一雄两只幼豺。

也许是受神灵保佑，两只幼豺健壮活泼，出生才五天就睁开了眼睛，第七天就会在石洞里蹒跚爬行。

豺是日曲卡雪山一带常见的中型走兽，当地山民称为豺狗，因为体毛偏红，也有叫做红狼的。既名豺狗，又名红狼，可见豺的外貌特征，介于狗和狼之间，体型比普通土狗稍大些，比狼要小得多。从动物分类学上说，豺、狗、狼皆为哺乳纲犬科，但狗和狼为犬科犬属，也就是同科同属，彼此血缘关系较近，豺却另成一属，为犬科豺属，是另一种动物。

那只刚刚做了妈妈的母豺，体毛浓密，背脊、尾巴和足踵上的毛色泽艳红，走动起来，就像天边的火烧云，因而芳名就



豺狼情仇

2

叫火烧云。

母豺火烧云今天运气不错，下午外出狩猎，刚去到古纳河边，就碰到一只红颊獾在与一条大青蛇搏斗。红颊獾锐利的牙齿咬住大青蛇的头颈，大青蛇两米多长的身子缠勒红颊獾的脖子，在河边沙滩上打滚。它不会去帮大青蛇，当然也不会去帮红颊獾，谁输谁赢与它没有多大关系。它蹲在河边一棵树桩上，免费看了一场獾蛇大战的好戏。过了一会，大青蛇七寸被咬断，蹦弹了几下，像根烂草绳一样瘫软在地了。红颊獾精力尽，趴在沙砾上大口喘息。它从树桩上跳下来，冲着红颊獾啸叫了数声。红颊獾本来就不是豺的对手，又刚刚经过一场激烈的鏖战，元气大伤，哪里还敢接招，委屈地嚎叫了两声，夹着尾巴逃之夭夭。它不费吹灰之力，就白得了一条大青蛇。

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大自然经常上演这样的悲喜剧。

对母豺火烧云来说，这是最佳获得食物的方式。不劳而获说起来虽然难听，享用起来却很舒服，特别是对处于哺乳期的母豺来说，再也没有比白捡一顿丰盛的食物更让它高兴的事了。对豺来说，除了老鼠、青蛙和小鸟，任何狩猎都有风险，即使捕捉雪兔，兔子逼急了还会反咬一口，捕捉羚羊的话，弄不好就会被羊角挑伤。哺乳期的母豺要是在狩猎中负了伤，不但自己倒霉，幼豺也要跟着遭殃。因此，哺乳期的母豺狩猎时格外小心谨慎，宁肯捡食已经腐烂的动物尸体，也不去冒险狩猎。现在好了，红颊獾替它“宰杀”了大青蛇，活宰活杀非常新鲜，既没冒什么风险，也没损耗体力，就能吃到鲜美爽口营养丰富的蛇肉，这等好事，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哇。

它叼着大青蛇回到大肚佛窟。不在野外进餐，是有原因的。倘若在古纳河边当场撕食大青蛇，血腥味很有可能会引来嗅觉灵敏的野狗、狼或金猫等猛兽，从它嘴里将大青蛇抢了去。弱肉强食的大林莽，到处都有想不劳而获的强盗坯子。就





算侥幸没遇到抢掠食物的猛兽，成群结队的秃鹫和大嘴乌鸦也会来分上一杯羹，闹得它没办法安安心心进食。

小半条大青蛇，就足够母豺火烧云饱餐一顿。它将吃剩的大半条蛇藏在大肚佛窟石坎后面，以备明后天再吃。两只幼豺出生才一个星期，毫无自我保护意识，也毫无自我防卫能力，哪怕闯进一只紫貂或黄鼬，都能将它们当点心给吃了，所以，母豺火烧云尽量减少外出狩猎的次数，缩短外出狩猎的时间，换句话说，尽量抽更多的时间待在两只幼豺身边，以减少因它不在巢穴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。

日头偏西，斜阳照进大肚佛窟，阴暗的石洞一片灿烂。日曲卡雪山秋天的阳光，浓艳稠密，带着成熟野果子的香味。母豺火烧云躺在斑驳如玫瑰花瓣的阳光下，将一双小宝贝搂在自己的怀里。鲜美的蛇肉吞进肚子，就好比作坊有了优质原料，奶子胀鼓鼓的，蓄满了芬芳乳汁。两只幼豺吃得满嘴溢香。大概是营养好的缘故，小家伙眼睛才睁开没几天，就已经会打闹了，你抓我一把，我啃你一口，在妈妈的怀里滚来滚去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叫声。在母豺火烧云耳朵里，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小夜曲。

它已经储备了两天食物，也就是说，明后两天，它可以一步不离地陪伴在小宝贝身边，不用为食物外出奔波了。阳光很温暖，小宝贝很可爱，大肚佛窟很温馨，它温柔地舔吻幼豺的小脸、额头、背脊、肚皮和四肢，对豺来说，母亲的舌头就是梳子和洗澡毛巾，它将两个小家伙浑身上下擦洗得干干净净，金黄色的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做完这一切，它有点累了，伸了个懒腰，慵倦地微微闭上眼睛，享受这难得的清静。

灾难往往就是在没有防备的时刻悄悄降临了。

突然，母豺火烧云觉得耳朵里钻进一丝不和谐的声音。咔嚓咔嚓，声音来自石洞外那片乱石滩，不像是山风吹动枯枝败



豺狼情仇

叶摩擦地面，也不像是鸟雀抓刨沙子觅食小虫；咔嚓咔嚓，声音虽然微弱，但一点一点在放大，好像是什么不速之客在由远而近往大肚佛窟走过来。带崽的母豺警惕性是很高的，连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竖一只耳，对任何可疑的东西高度敏感。它急忙睁开眼翻爬起来，透过洞口的蒿草望出去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大肚佛窟外乱石滩上，夕阳把一匹狼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两只不懂事的幼豺还在打闹，吱呀吱呀叫唤，它赶紧将小家伙压在自己身体底下，用乳头堵住它们的小嘴，不让它们发出声音。

4

它目不转睛地盯着狼。石洞内幽暗，石洞外明亮，形成光线差。它在暗处，狼在明处，它能看见狼，狼暂时还看不见它。这是一匹全身紫灰皮毛的狼，高大健壮，俗称大灰狼，腹部吊着两排乳房，饱满得就像秋天树枝上成熟的野果子……哦，是匹哺乳期的母狼，转动狡黠的眼珠子，东张西望，尖锥形的鼻子在地面嗅嗅闻闻，朝大肚佛窟走来。

母豺火烧云看出来，大灰母狼所走的路线，就是刚才它叼着大青蛇回巢穴的路线。它猛然醒悟，自己叼大青蛇回家时，大青蛇很沉也很长，说是叼着走，其实是拖着走。那蛇头已被红颊獾咬烂，死蛇一路滴着血，肯定还在草根岩石上留下蛇的碎肉。大灰母狼就是发现蛇血和其他痕迹，搜索追踪而来的。它理应将大青蛇拖回大肚佛窟后，顺原路再走一遍，将蛇血和其他痕迹舔擦干净或刨些灰土掩埋起来。可它没有这么做，当时因为白捡了可供它饱餐三天的大青蛇而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了。它犯了一个错误，犯了一个引狼入室愚蠢而又可怕的错误。在危机四伏的大林莽，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，都可能招致厄运与不幸，对豺这样处在大自然食物链中间环节的动物来说，任何时候都应该谨小慎微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得意了。





可惜，它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晚了。

要是现在石洞外灌木丛里突然蹿出一只惊慌失措的野兔来就好了，吸引大灰母狼的注意力，把大灰母狼引开。遗憾的是，灌木丛静悄悄，根本就看不到什么替死鬼。

要是老天爷突然下一场冰雹就好了，比鹅卵石更大的冰雹，砸在大灰母狼脑壳上，不能把大灰母狼砸得脑浆迸流，也起码把大灰母狼砸出脑震荡来。遗憾的是，万里晴空，别说大冰雹了，连雨丝都不会落下一条来。

大灰母狼用鼻子和眼睛搜索前行，恐怖的影子离大肚佛窟越来越近。

假如来的不是狼，而是其他食肉兽，例如猞猁或狗熊什么的，母豺火烧云也不会如此恐怖。猞猁虽然有小老虎的美名，比狼凶猛多了，但猞猁和豺并非水火不能相容的竞争对手。猞猁找到大肚佛窟来，即使发现里头藏着一窝豺，也无非是想弄顿晚饭吃吃。它将吃剩的大半条蛇扔出洞去，猞猁得到鲜美的食物，也就没有兴趣再在这里纠缠不休。狗熊虽然身体有几匹狼大，是森林里有名的大力士，熊掌能轻易撕裂野牛皮，但却比狼容易对付多了。狗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假如现在真是狗熊在石洞外徘徊的话，它可以蹿出洞去，装着受伤的样子，瘸起一条腿，朝某个方向逃窜，贪婪的狗熊肯定会上当，嚎叫着拔腿追撵，它只要控制好自已的速度，狗熊追得快时也逃得快，狗熊追得慢时也逃得慢，始终保持一段让追赶的狗熊充满希望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，就能将危险引开。但狼就不同了，狼和豺同属于犬科动物，需要基本相同的生存环境和基本相同的食物资源。大自然中，生存竞争的规律是：物种之间习性和食源越相同，关系就越紧张，竞争就越激烈。正因为这样，自古以来，豺和狼就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竞争对手。狼天生就憎恶豺，豺也恨不得天底下所有的狼都害瘟疫死光。狼一旦



发现豺的踪迹，就不会是弄顿晚饭吃吃这么简单了。假如它将吃剩的大半条蛇扔出洞去，小恩小惠是绝对没法将狼哄走的。狼会守在石洞口，先将送到嘴边来的蛇肉吞食进肚，肚子塞饱有了力气后，再冲进石洞来收拾豺。尤其是母狼，在这块土地上产下狼仔，建立了狼家庭，是绝不会允许豺存在的，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赶尽杀绝。用假装受伤逃跑这种伎俩对付狼，一点用也没有。狼和豺生活习性相近，许多行为模式大同小异。自己如果真的这么做了，大灰母狼绝不会来追赶它的，只会朝它奔逃的背影投来鄙夷的一瞥，然后继续沿着原先的路线嗅闻寻找，直到把躲在石洞里的两只幼豺找到并咬死为止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狼是豺的头号天敌，也是豺生存的最大威胁。

人类词典里爱把豺狼组成一个词，豺狼豺狼，好像豺和狼是要好得难分难舍的朋友，臭味相投互相勾结的伙伴，真是咄咄怪事。

能让两只刚出生才半个月的幼豺躲过灾难的惟一办法，就是藏在原处不发出一点声响，蒙混过关。动物经常要用生命来玩躲猫猫的游戏。但愿这匹大灰母狼是个近视眼，是个聋子，是个鼻炎患者，看不清听不明也嗅不准，因而找不到被蒿草遮蔽的大肚佛窟。

它很快就失望了。大灰母狼好像不是近视眼不是聋子也不是鼻炎患者，眼不花耳不聋鼻不堵，恰恰相反，眼明耳聪鼻灵，似乎已经发现大肚佛窟有一窝藏匿的豺，狼尾像根棍子一样平平举了起来，嘴巴微张，露出一口尖利的牙齿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透出一股杀气。怪不得人类词典中有白眼狼这个贬义词，狼眼看上去确实很凶恶，让你不寒而栗。

母豺火烧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。唉，要是公豺大鼻孔现在





在它身边就好了，它就不用这么害怕。公豺大鼻孔是它的夫君，也是两只幼豺的父亲。豺实行单偶制家庭，雌雄共同抚养后代。大鼻孔是很优秀的公豺，忠诚勇敢，长得也一表“人才”，鼻吻又大又漂亮，因为鼻孔大所以嗅觉格外灵敏，因为嗅觉格外灵敏所以捕食成功率很高，日子过得很宽裕。公豺大鼻孔同它一起生活了近半年，就在它快要分娩时，发生了意外。在一次狩猎时，追逐一只小羚羊。羚羊逃进沼泽地，公豺大鼻孔跟着追进沼泽地，倒是将小羚羊扑倒咬死了；但正值夏季多雨季节，潮湿的沼泽地里，山蚂蟥多得就像山上的野草一样，当公豺大鼻孔将小羚羊拖出沼泽地时，身上被叮了十多条蚂蟥，更不幸的是，有两条可恶的蚂蟥钻进大鼻孔去，怎么挖也挖不出来，越用爪子抠那蚂蟥越往里头钻，拼命打喷嚏打响鼻也无济于事，豺社会又没有外科医生可以动手术，眼睁睁看着蚂蟥顺着大鼻孔钻进脑子里去，公豺大鼻孔几个小时后便昏迷死亡。一代豺杰，竟然死在蚂蟥这样小小的软体动物手里，母豺火烧云每想到这一点，便倍感痛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它第一恨狼，第二恨的就是蚂蟥。要不是蚂蟥作怪，它心爱的公豺大鼻孔不会英年早逝。当然，鼻孔太大也是致命的原因，要是没长大鼻孔，而是长普通鼻孔，也许蚂蟥就钻不进去了。漂亮出众的大鼻孔，恰恰成了断送性命的原因，真让豺想不通。要是公豺大鼻孔没有死，也许就能化解眼前这场生存危机。大灰母狼虽然厉害，单打独斗时虽然豺不是狼的对手，但若两只成年豺齐心协力，并肩从大肚佛窟蹿出去扭住狼撕打，不说能成功消灭狼吧，起码可以咬个平手，守住洞口，保护两只幼豺免受伤害。

此时此刻，它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化解这场生存危机。

大灰母狼离洞口只有二三十米了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母豺火烧云又犯了一个错误。它太紧张了，生怕不懂事的幼豺会叫唤



或发出响动，牢牢将两只幼豺揽在怀里，也不管它们是否需要，将乳头塞进它们嘴里。小雄豺大约是小嘴被它的乳头堵得太厉害，柔弱的爪子拼命在它的胸口踢蹬，挣扎着想把小嘴从它乳头上拔出来。它紧紧用爪子按住幼豺，宝贝，求求你别闹了，乖乖吃妈妈的奶，千万千万要忍耐！或许是它的乳头将小雄豺的小嘴捂得太紧，影响了小雄豺呼吸，小家伙挣扎得愈发猛烈，小嘴还啃咬它的乳头。豺一生出来就有牙齿，虽然乳牙细小如碎玉谈不上锋利，但乳头肉质细嫩，小家伙胡啃乱咬，就像大黄蜂或红头蚂蚁在叮蜚。它忍不住抽搐了一下，小家伙趁机将嘴从乳头上拔了出来，啾呀发出一声抗议式的叫唤。它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刹那间脑子一片空白。另一只小雌豺也从它怀里挣脱出来，啾呀啾呀叫唤，就像开二重唱音乐会。

它们毕竟还小，出生才几天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危险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弱肉强食。

大灰母狼停了下来，发出一声低嗥，绿荧荧的目光聚焦在大肚佛窟，狼毛恣张，狼腿曲蹲。在洞口草丛后面窥望的母豺火烧云晓得，大灰母狼已发现目标，准备厮杀了。它心一横，咬住小雌豺的后颈皮，蹿出石洞，拼命向荒野逃窜。

它不是面对强敌就吓得屁滚尿流的胆小鬼，也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惜牺牲儿女的自私鬼。假如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战胜对方，假如牺牲自己能换取两只幼豺的生存，它会毫不犹豫扑上去同大灰母狼拼个你死我活的。问题是，豺的身体仅有狼的三分之二大，豺牙没有狼牙尖利，力量也弱得多，一只豺同一匹狼搏杀，绝无赢的希望。与狼拼斗，无疑是自杀。它若被母狼咬死，两只幼豺也必死无疑，不是被母狼咬死，就是活活饿死，绝无活下去的可能。既然如此，最明智的做法，就是逃跑，或者说撤退。

它叼起一只幼豺逃窜，也是一种求生策略。将两只幼豺分





开，至少可以避免被大灰母狼一锅端。它是这样设想的：要是大灰母狼不来追赶它，它带着小雌豺就可以狼口脱身，保住母女俩性命；要是大灰母狼追赶它，它叼着幼豺拼命跑，七拐八弯尽量转得大灰母狼头晕眼花，转得大灰母狼迷失方向，即使最后它不得不扔下叼在嘴上的那只小雌豺，但大灰母狼也许找不到大肚佛窟了，石洞里的那只小雄豺就有可能保存下来。

舍一保一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当它冲出大肚佛窟，大灰母狼怔了怔，随即旋风般地在它背后猛追。



豺腿比狼腿短，豺本来就没有狼跑得快，再加上它又叼着一只幼豺，速度大受影响，才跑出几十米远，甚至还来不及拐个弯，狼嘴就触碰到豺屁股了。它不得不松开嘴，扔下宝贝幼豺。

大灰母狼停止追撵，扒开草丛，将还在打滚的小雌豺一口咬死。

母豺火烧云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登上小山丘，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大灰母狼的举动。

大灰母狼又嗅闻着气味，向大肚佛窟搜寻而去。

母豺火烧云看得很清楚，大灰母狼两排乳房胀鼓鼓的，肚子一点也不瘪，绝不是因为饥饿而来猎食的。大灰母狼的意图



豺狼情仇

很明显，是不愿让豺生活在附近的土地上。

母豺火烧云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大灰母狼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大肚佛窟，扒开枯草钻了进去，不一会儿，舌头舔理着嘴角上的血丝，又从石洞里退了出来，朝密林深处跑去。大灰母狼脚步匆匆，也许是急着赶回狼窝去给嗷嗷待哺的小狼仔喂奶呢。

等大灰母狼走远了，母豺火烧云跑回石洞，小雄豺脖颈被咬断，早已气绝身亡了。

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一个幸福的豺家庭就这样家破豺亡了。

对野生动物来说，命运叵测，经常会遭遇飞来横祸。

大灰母狼没有吃两只幼豺，只是将它们咬杀，然后将尸体丢弃在原地，用这种残忍的方式警告母豺火烧云赶快离开。

母豺火烧云呦呦哀啸，泪眼汪汪，心如刀绞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



二 恶有恶报

第二天上午，母豺火烧云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森林里踽踽独行，准备离开日曲卡雪山。这里有山有水有茂密的树林，食物丰盈，气候宜豺，远离人类居住的村寨，确实是豺居家过日子的风水宝地。但有了狼，就没有豺的好日子过。再好的土地，也会变成豺的葬身坟场。惹不起狼，只有躲开狼。很窝囊，很憋气，却也没有办法。带着惨痛的记忆、破碎的美梦和丧子的悲恸，它沿着古纳河溯流而上。一只瘸腿羊羔稀里糊涂撞到它身上来了，没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。它拼命吞嚼肥嫩的羊肉，想用饕餮的进食来忘却痛苦。肚子吃得胀鼓鼓的，悲伤却丝毫未减，又生另一种烦恼：哺乳一个多星期，正是乳汁分泌最旺盛的时候，塞了一肚子羊血羊肉，营养过剩，两排乳房胀得难受。幼豺被大灰母狼咬死了，没有谁来吮吸奶汁，只好找块光滑点的石头摩擦，挤出些乳汁来，以减缓乳房的胀痛。

就在这时，它听到萧瑟秋风间夹杂着沉重的喘息，好像是狼的声音，再迎风而立耸动鼻翼嗅闻，果然闻到狼身上那股骚臭味。它吓得连滚带爬逃进灌木丛。恶狼怎么像幽灵，它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躲都躲不开呀？过了一阵，身后没什么动静，似乎恶狼并没有追上来，它这才敢停下来喘气。狼的声音再度随风传来，吭哧吭哧，听得它心惊肉跳，它再次摆出逃窜的姿势。那可怕的声音时断时续，仔细谛听，那喘息声又像是在呻

